

往事钩沉

晋阳湖“揭冰”

郝妙海

大雪节令过后，接连下了两场有模有样的雪，气温也随之急速下降。伫立在回迁楼阳台窗前望去，远处的晋阳湖，大面积的冰面在阳光下闪着白色光芒。整个公园内，人影稀疏。目睹此景，不知怎么就触动了我的记忆神经，一幅旧日与晋阳湖冰面相关的劳动场面，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。当年，这项劳动，被社员们叫作“揭冰”。

我们村叫武家庄，就在晋阳湖北畔。上世纪50年代，村里办了个奶牛场。到上世纪60年代，这个奶牛场的牛已有了上百头，日产奶则有上千斤。那时，每日清晨，几十辆送奶的自行车鱼贯出村，跑义井、上西山、下晋祠，甚至跨过洋灰桥，将奶送到水西关、旱西关。当时的奶牛场，一天早、午、晚喂3次牛、挤3次奶，村里人叫“上槽”。挤下来的牛奶，先过滤并集中到一个个大肚细脖的镀锌铁皮奶桶中，然后放入蒸箱中，通过高温消毒灭菌。蒸后的牛奶到上市，需保存十几二十个小时甚至更长。天冷时还好说，天热就容易变质。那个时候，没有制冷设备，更没有冷库，牛奶的保质靠的是牛场自备冰窖里的冰。

说是冰窖，其实就是一个长宽各二十来米的大土坑。由于地下水位高，土坑只能挖一米来深。土坑的坑底和坑周围，垫着一层一尺多厚的锯末。冰垛满时，会高出地

面一米多。地面隆起的部分，同样拿厚厚的锯末覆盖起来。冰窖中的冰，就取自晋阳湖。

那时，太原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，因而湖上的冰也远比如今结得要厚。普通年份，三九天时，大都会有一尺左右厚。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，厚厚的冰层往往会爆裂出多条长达百米至上千米的缝，或涌挤起高高的冰棱。这种爆裂若发生在夜间，突如其来如雷鸣般清脆的冰爆声，往往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。每到此时，大队的头头们就该安排揭冰了。

揭冰是个需分工并接力才能完成的群体活计。届时，村内4个生产队的劳力，由大队统一调派。一般分为4拨人马。一拨负责揭冰取冰，一拨负责倒冰装车，一拨负责拉车运输，还有一拨，负责码垛入窖。揭冰者，必须是干练的青壮年。他们凿冰的专用工具叫“冰镩”。冰镩是由本村铁匠打制的，一个尖尖的长约七八寸的铁疙瘩，上面安一根三四尺长粗粗的木把。用冰镩在冰面上连续穿凿，厚厚的冰便被分离成不大不小的方形冰块。然后，用冰钩将凿开的冰捞到旁边的冰面上。这时，早就守候在一旁的第二拨人马，用冰钩将冰拖到湖坝上，再沿外侧坝坡滑溜到下面的装车处，然后装车后运走。那时运冰的工具，是清一色的小平车。拉小平车的，则几乎是清

一色的小后生和姑娘们。当时，我村的奶牛场在村西北约500米处。揭冰地点，则选在村东南也约500米处。同时，穿过村庄大约也是500米。因而，运一趟冰，来回需跑近3公里的路。天寒地冻、狂风怒吼的三九天，几十辆小平车在长长的运冰路上你追我赶，拉车的、推车的竟都是热汗淋淋。湖面上揭冰的、冰窖内码冰的，虽手脸冻得通红，头上却同样是热汗淋淋。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一般要持续四五天，才能将五六百立方米的冰揭齐。

等到天气热起来时，冰窖便开窖了。开始时，先从冰窖一个角上将锯末撤去，冰块便露了出来。由于寒气袭人，下冰窖取冰的人要多穿件衣服，更要戴上手套。否则，取不了几块冰，手便冻麻木了。而小孩们会乘开窖之机，凑到跟前拣几块小冰吃。当年，这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呢。大块的冰取出来后，会立即被放到一个专门的小房间里围在四壁，需要储存的牛奶则被围在冰块中间。冰化完了，便再补充一些放进去。一个夏天，满窖的冰被陆续送到这个小屋子里化作水，然后重归自然。几十万斤牛奶，在这些来自晋阳湖的寒冰保护下，得以安全地进入市场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们村的奶牛场有了冷库，村里的冰窖便结束了它的使命。揭冰，便也成为一段记忆中的片断了。



岁月留痕

“撞冰车”

晓阳

隆冬时节，冰雪运动红红火火。看到现在的孩子们使用的冰鞋、冰车、滑雪板时尚漂亮，不由想起我小时候玩过的“撞冰车”游戏。

冰车是小伙伴们自己动手制作的。先钉起四五十厘米见方的木板作为底座，底面钉上木衬，再用粗铁丝摆在木衬上面代替冰刀。冰车的滑动要靠“柱子”，通常是找来细钢筋棍，选适当的长度截出两段，一头磨尖，一头窝出耳形把柄，以便于靠两臂的撑动产生动力。有时钢筋不好找，小淘气们便悄悄拿了家里捅炉子的“火柱”改制而成，为此常常遭到大人的责骂。

冰车做好了，我们常在寒假或星期天来到迎泽公园。寒风凛冽，空气湿润而新鲜，冻得结结实实的迎泽湖面宽阔而光滑，我们盘着腿坐在冰车上，用力撑着柱子飞快地滑动，颇具驰骋纵横的战将风度。

大家结伴去玩撞冰车的游戏，先是手心手背分为两拨，再相隔一段距离列成阵势，呈对峙状，就像古代打仗一样，待头儿一声令下，就向对方冲击，规则是只许撞车不准用手掀对方。

现在想来这是最锻炼勇气、毅力和智慧的游戏了。没有毅力和勇气，没撞上几个回合便会体力不支败下阵来；没有智慧就选不准碰撞的角度，不会用巧劲，也会被对方撞得人仰马翻。一番拼斗之后，常常出现翻车的输家落荒而逃、赢家奋起直追的局面。

那时每次战斗都相当激烈，我们口里喘着粗气，身上流着热汗，衣服沾染了泥水，但个个都不示弱。现在的孩子玩“撞冰车”之类的游戏已不多见，更体味不到那种自由驰骋的天然野趣了。

难忘时刻

冰天雪地汾阳行

李栓林

那是1987年隆冬的一天，冬日之阳，放射光芒。忽而想到了在汾阳一大型国企工作的同窗好友正喜同学，思念之情油然而生。那时，交通不便，我把想去汾阳看望老同学的想法，告诉了我的妹夫。

妹夫在城北一企业做业务员，常年骑着一辆“雄狮”牌摩托外出跑业务。我把想法一说，妹夫爽快答应与我同行。得知我们要去路途遥远的汾阳，妈妈非常担心。一再嘱咐：“路上一定要小心！”

当天午后，我们从坡子街出发，沿新建路一直向南急驶。南郊区、清徐、文水、交城……那个年月，机动车不多，加上又是寒冷的冬天，骑车人更少，一路顺畅。田野被厚厚的、洁白的雪覆盖着，冬日温暖的

阳光，给茫茫雪原镀上一层耀眼的银光。雪后的空气，带着一种清冽的香气，我贪婪地吮吸着，顿感神清气爽。只见一村又一村，如电影里的镜头，一闪而过。

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奔波，我俩终于来到了汾阳那家著名的企业。去了正喜老同学的办公室，他看到我后既惊喜更惊讶。得知我俩是骑摩托车从太原过来时，连声称他那浓郁的临县口音说：“老同学，你们辛苦了！”坐定后，我们一面饮茶，一面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。我们深情地回忆起了大学三年的难忘经历，去襄汾学工、去祁县学农、去繁峙学军……

说话间，厂里通知老同学去大厂开会。我们只好意犹未尽、依依不舍地告辞。老同学给了我们每人一件临县的特产——用芒

麻线串起、造型各异的红枣干馍馍。随后，我同妹夫踏上了返回太原的征程。

驶出汾阳不远，夕阳的余晖渐渐变淡。暮色却像往清水中渗透墨汁般越来越黑了。当驶入有着上、下两车道的交城时，仿佛潜入了漆黑无垠的墨缸。摩托车的灯光如一束强烈的光明射线，划破了乌漆墨黑的重重夜幕，摩托车的轰鸣声，在空旷寂静的原野上格外响亮。北方冬日的夜晚，本来就寒冷，长时间在外急驶，寒风如刀，迎面割来。尽管我们戴棉帽、棉手套，蹬棉鞋、穿军大衣，还是冷得浑身发抖，如筛糠一般。我双手紧紧搂住妹夫的腰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抱团取暖”。

经过近4个小时的艰难奔波，我们终于返回了太原。